

LUCRETIUS

物性论

[古罗马] 卢克莱修 著

[英] R.E.拉萨姆 英译 J.哥德文 修订

邢其毅 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502.41

L784.1

[古罗马] 卢克莱修 著

物 性 论

[英] R. E. 拉萨姆 英译 J. 哥德文 修订

邢其毅 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2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性论/(古罗马)卢克莱修著;(英)拉萨姆英译,哥德文修订;邢其毅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301-12616-5

I. 物… II. ①卢…②拉…③哥…④邢… III. 唯物主义—古罗马
IV. B50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226 号

书 名: 物性论

著作责任者: [古罗马] 卢克莱修 著

[英] R. E. 拉萨姆. 英译 J. 哥德文 修订

邢其毅 汉译

责任编辑: 赵学范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616-5/B·07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5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译者简介

(中文版)

邢其毅(1911—2002)原籍贵州省贵阳市,生于天津。1933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1936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哲学博士,同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37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北京大学农化系教授,辅仁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化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化学会理事及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邢其毅幼读私塾,对文、史、哲有一定修养,并在有机化学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绩卓著。他所设计研究的氯霉素新合成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国外引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在组织和领导牛胰岛素全合成的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化学的基础教育,曾编、著、写过多种有关有机化学教材及参考读物,是中国有机化学教育奠基人之一。

《物性论》是先生向往已久的一部名著,是先生始于其87岁高龄的一部译作,也是他从一个化学家的角度,奉献给读者的最后一部译作。

著者·译者·修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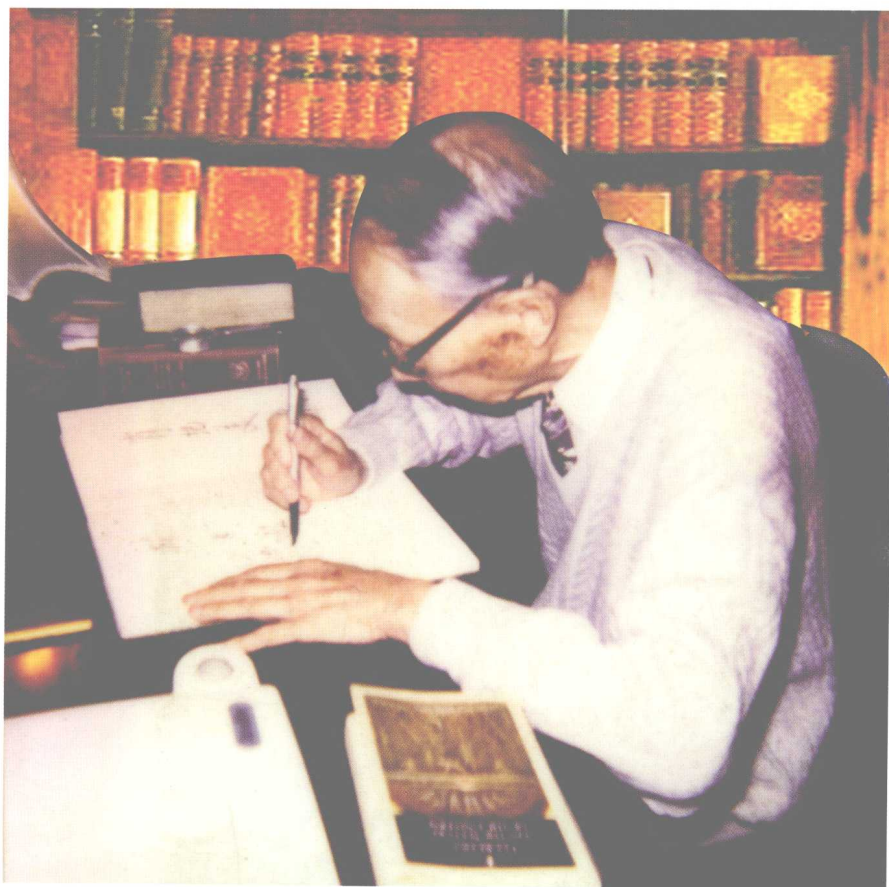
台塔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一定是在公元前100年之后出生,并且可能在他的诗篇被世人所知的公元前55年之前就已经仙逝了。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他是罗马公民,而且是杰出的罗马政治家盖阿斯·明米佑(Gaius Memmius)的朋友,他的诗篇被西塞罗(Cicero)赏读和赞美。圣·哲罗姆(St Jerome)的故事中记述了卢克莱修的死因,但尼生(Tennyson)使之流传于世:卢克莱修喝了春药而发疯,最终自己结束了生命,但其死因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 * * * *

罗纳德·拉萨姆(Ronald Latham)为企鹅经典出版公司还翻译了《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一书。他于1907年出生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毕业于牛津的贝列尔(Balliol)学院,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教授拉丁文。从1934—1967年,除去战争的几年,他一直是公共档案馆的助理管理员。他并非古物收藏协会的成员。还是曾获得过英帝国勋章的一名军官(OBE)。他的其他著作还包括《寻找文明》(*In Quest of Civilization*)、《探寻诺曼底人》(*Finding Out About the Normans*)。他编辑了英国学院系列丛书中的《来源于英国和爱尔兰原始资料的改编中世纪拉丁文词列表》,他也是最初的《源自英国原始资料的牛津中世纪拉丁文字典》一书的编辑。他于1992年逝世。

* * * * *

约翰·哥德文(John Godwin)是舒兹伯利(Shrewsbury)学校古典文学系的领袖人物。他出生于1955年,受教育于曼彻斯特的圣比兹学院(St Bede's College)、牛津的学院和坎特布里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他的博士论文是“卢克莱修物性论的美学原理”,并且出版了诗集中第四和第六篇章的单行本,和加塔拉斯(Catullus, 罗马诗人, 84? —54 BC)的所有现存诗稿的翻译评论全集。



邢其毅拍摄于燕东园(1998年 记者崔晓晓)
(书桌上放的书即“物性论”英译本)



邢其毅的家庭成员(1984年)

中译版序

光阴荏苒,其毅逝世已近五个年头。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不禁令人回忆起一些我们共同生活的往事和本书译著的经过。

1998年暑假,孙女邢绯由美回国探亲,送给爷爷一件心爱的礼物,一本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英译本,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名著。此书是由拉萨姆(Ronald Latham)所译的英文版(1951),后经哥德文(John Godwin)修订并增添前言及注释(1994年版)。其毅一生的心血是供献给教育和自然科学的,为何对这本书情有独钟呢?这可能和他生长的环境有关。他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邢端(字冕之,1883—1959)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科(甲辰科,1904年,光绪三十年)的进士并典入翰林院,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翰林。在家庭教育熏陶下,其毅自幼对文、史、哲书籍产生深厚的兴趣,并影响到他的一生。他不仅热爱我国的古典文化,对古希腊文化也是由衷赞赏。他对儿孙辈谈话时曾说:“你们的学习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专业,对周围的其他知识也应有正确的认识。卢克莱修所写的《物性论》是一本有关宇宙、生命、物质起源、宗教等领域,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伟大著作。”他和外甥讨论此书时说: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我对哲学也有兴趣。其实最早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是分不开的。中世纪以前的自然知识以哲学形式出现,各种知识包括在哲学之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384—322BC)是一名典型的科学家,也是典型的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洛克(1632—1704)、莱布尼茨(1646—1716)等自然科学家也同是哲学家。到18世纪以后,哲学与自然科学开始分化。一些基础学科,如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相继创立,专门考察自然活动;哲学则是对一般规律的研究。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哲学需要自然科学提供材料和论据,哲学并为自然科学确定世界观和方法论。卢克莱修所写的《物性论》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著作,他抛开对物质的神秘感,认为“世上万物均有其自然规律,并非为上帝

所控制。物质世界虽然是形形色色,但最终均可在原子水平来解释。”

《物性论》这本经典权威著作在中国尚无译本和介绍。其毅得此书时已 87 岁,虽然那时他的体力和视力均在减弱,他仍兴致勃勃地阅读。遇到书中一些典故就去查找资料,对一些拉丁文字的处理还要去找专家友人商讨。最初他不过是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而阅读,逐渐他愈来愈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产生把此书译成中文的意愿。主意已定,克服了体弱多病的干扰,坚持每天边读边译,斟字酌句。他对工作永远是那么热情、严格、勤奋。他经常对学生和孩子们说:“一个人只要勤奋,就什么事都能做成。”如此断断续续,到了 2002 年春天,他兴奋地对我说:“我终于把这本书初步译完了!不过我这次只是边读边译,对文字的整理、加工还有很多事要做。”遗憾的是,从那以后他不断受到疾病的磨难,不久住进医院,终于 2002 年 11 月 4 日走完他一生的旅程。

本书能获得整理和出版都是译者生前未曾想到的事。不过从他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一贯对生命本质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探讨和思索。他撰写的“新自然界——有机合成的前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新自然界的前景涉及哲学和宇宙的概念,作者可以说是无知或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有机化学的学习者,很自然也要追问这个问题。”(见《大学生》,1987(3): 15~19) 在另一文中,他说:“人类自远古以来就开始探索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物质是什么组成的,是如何组成的,中间经过不少的曲折和错误,才逐渐揭开了物质世界的奥秘感和不正确的看法。”(见《大学化学》,1982,2(4): 1~2) 氨基酸和多肽是他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上世纪末访问他,谈及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此项研究工作的意义时,他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项科研工作无论是在科学上、技术上、还是哲学上都是重要的,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能够合成蛋白质,即使是最小的蛋白质。我们将来能否合成比胰岛素更高级的生命物质,对生命作更进一步的认识?”(1999 年 12 月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邢其毅的录像,2000 年 1 月在中央电视台科学之光栏目中首次播出。)综上所述数例可见,他从一个化学家的角度,经常思索、探讨,研究这地球上形形色色物质的来源本质。我深信,他读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之后,必然对这位 2000 多年前的伟大哲学家关于自然界本质的论述会产生许多

新的体会。可惜我们无法知之其详,但他一定会乐意借此书的出版问世,与朋友、同行、学生和家人共享他的欣慰与快乐。

我在整理其毅遗物时发现了他翻译本书的遗稿。我和家人正在考虑如何来完成他这一未了的心愿时,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来函,希望我们提供一些其毅生前的著作和遗稿之类的资料,并愿协助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整理和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及时为我们解决了本书翻译的版权问题。在遗稿整理过程中王扬宗先生曾予以协助,特别是刘梅女士,她以极大的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负责精神,对全部遗稿的整理和加工付出了辛勤劳动。赵学范编审在本书审定和出版过程中也给予深切关怀和艰辛的劳作。借此机会,我向以上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钱存忠

2007年3月于北京

修订者序

拉萨姆(R. E. Latham)出色的卢克莱修(Lucretius, Lu.)译本首次于1951年发行,至今仍然是市场中最好的译本。目前的修订是基于两个原因而进行的:首先是使它跟上目前大家都认可的卢克莱修版本,其次是要给读者比第一版更多的帮助和有关的背景资料。过去40年间对原稿的研究所发现的错误和脱漏进行改正也是必要的。我在附录D中列出了对牛津卢克莱修经典版本的不同意之处。书中的脱漏用角括号(< >)表示,怀疑是添加的资料用方括号([])表示。

由于《企鹅经典丛书》(the Penguin Classics Series)日益用作经典文化、哲学和古史的教材,因此增加了注释、引言和附录等评注性的内容,以帮助不懂或略懂一点拉丁文的学生。这些注释是简短的,并不是作为替代书中某些详细的评论;引言是一个简单可读的指南,介绍诗篇的背景与问题。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要点,如果放在引言中将占据过多的篇幅,因此把它们归纳到书后的一系列附录中。我并不认为此书包括了所有的答案——甚至是所有的问题,要求高的学生可参考作者传记进行进一步阅读。

没有一个卢克莱修的编者是孤立的。出版这个修订本,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学生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来领悟新近的研究成果。我希望说明,修订本中利用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许多学者的思想和发现。特别要感谢 Desmond Costa, Chris Emlyn-Jones 和 David West 给予的帮助,他们都付出时间阅读了部分打印稿,使我免去许多错误。至于那些剩余的错误,当然责任在我。

J. 哥德文

Shrewsbury, March 1993

引 言

本书为读者带来一个警告：它是想改变你的生命。许多作者相信他们的著作将使读者感到一个真实的冲击，但是很少会想象到这种野心给读者所带来的变化。读者就像个不关心的孩子被纠缠住了才去注意饮下这剂苦药，以医治他的恐惧和无知。是他坚持不懈地告诉我们这个努力是值得的。试想，卢克莱修(Lucretius)曾说：某天醒来后发现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权力、享乐的不知满足的欲望全都消失了。想象一下，有满足之感，并想得到一个可靠的对宇宙的理解以及生存的自然规律，从而再没有对突如其来不愉快的惊讶，没有怪物从我们的无知的阴暗角落向我们发动攻击，而现在整个宇宙为自然规律的知识所照耀。想象没有权力、金钱、爱情甚至生命本身的野心。你应放弃所有的这些东西，一滴眼泪也不掉。你应当享受生命已经给了你的，而不应先追求这以外的东西。你应保持安详、满足和智慧。在本书的末尾，卢克莱修说，你也应有像这样的一个生命。

因此，这首诗并不是为炫耀其深奥聪明的观念的一部枯燥的哲学论著，更不是一位疲惫的诗人，碰着一个问题专注于把希腊哲学用拉丁诗体来表示出来。但直到近来，还有不少人认为卢克莱修这首诗很像是一位雇佣文人写的一篇有关物理的平淡无奇的著作。诗中有不少辩论以及工艺上的细节，其中有些是很难懂的，但其基本目的并不简单是科学的，而是伦理学的。有关其伦理的目的的真实性质，稍后将加以讨论。目前让我们首先在此陈述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的理论。

伊壁鸠鲁主义

几百年来希腊哲学一直在探讨宇宙问题：它的组成和可能的原因。不同元素组成的宇宙整体一定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强调每一种物体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的不同组成形态。因此在

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早期，苏格拉底前的（Presocratic）古希腊思想家们就尝试着去发现这种能组成各种物体的单一的物质，如空气[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或水[泰勒斯（Thales）]，或火[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许或是一种由基本原素：土、气、火和水[恩贝多克利（Empedocles）]的组成物。后来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两位思想家联合起来提出一个一直统治到这个世纪的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名字叫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留基博（Leucippus），他们提出的理论成为伊壁鸠鲁学派哲学的基础：伊壁鸠鲁（Epicurus）采用了他们的主要的概念，并发展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科学和伦理学的对生命处理的方法，即众所周知的原子论。

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的。一切的物体都是由物质和空间所组成的。物质由不可见的微小原子（atoms）所组成的。希腊文 *atoms* 的意思是不可分的，它们是组成我们周围一切物质，包括我们自身的基石。我们看到的数目庞大的各种现象是源于这些原子参加进来的各种不同的结合，原子的这种不可分的性质是由物质持续不断地存在所证明的——如果没一个物质不可再分的界限的话，那一切物质早就没有了（1. 296—302）。这些原子总是从物体的表面上飞出，组成新鲜的复合物。它们自身是不会毁灭的，尽管它们组成的复合物可以破碎（如死亡）。但这些原子总是继续永远存在，形成新的物体。因此由食物原子组成的复合物被吸收到身体后，组成的原子断裂开，有些被吸收到我们身体内的复合物，有些则作为废物被排出。一定也存在提供原子运动的空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物质有不同的重量和密度：一块铅比一块木头有更多的原子和更少的空间，所以前者更重更密一些。这个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有什么可以限制无边无际呢？——因此宇宙是无限的。不同的原子，其数目、大小、形状是有限的——否则有些就大到可以看得见的程度——但一种有一定大小、形状的单独的原子在无限的宇宙间是有限的。

这些原子不停地运动。要形成物质的复合物，它们就必须碰撞黏在一起。现在，自由飞翔的原子自然地向下坠，从而使可能发生的碰撞是遥远的，因为所有的原子都同时朝一个方向飞动。可能会认为重原子下坠得快，由于它们都在下降，因此它们要落在轻原子上，但伊壁鸠鲁马上指出，一切物体的原子下落的速度都是相同的，因此他发明

了转向的理论,解释原子的碰撞:原子自由地下降,有时突然偏向一方或另一方,因此彼此碰撞。这个理论的科学性是容易遭到抨击的——没有方法证实它,因为对突然偏向的原因没有一个证明。但对卢克莱修解释自由意志的现象是很重要的。

这个最后论点可以很恰当地来说明卢克莱修不只是简单地把这些观点赞扬为漂亮的假设——他用它作为一个整部的生命哲学的基础看待。那么看起来提倡一种思想上和感觉上的转变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人类本性的机械论观是认为绝对无法自身进行调整的,正如我们的汽车不能自行修补戳破的轮胎是一样的。原子的跳跃无规则进行,它们之间的碰撞是由它们的结构和性质来决定的,我们作为原子的复合物正如原子作为最便宜的砖坯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当我们成为无可争议的外界原子力量的受难者时,又怎么可能保持行为上的道德选择并运用我们的思想力和行为力呢?德漠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对道德的责任或简单的人类的选择是没有涉及的,但我们对主观经验的判断自身都是明显的,原子并不总是受自然界的规律的约束按着某一方式运动。“勇士和懦夫在敌人的坦克向前开动时心都会跳得越来越快,但只有懦夫才放弃了他们的哨位。”[D. J. Furley, *Two Studies in the Greek Atomists* (1967)222] 有时候有人坚持伊壁鸠鲁主义发明了另一方向的理论以斥责德漠克利特没有吸引力的决定论。公平地说,是他观察到自由意志在起作用,想为他的原子学说找一个解释。绝不是一位软弱心肠的人拒绝接受关于我们自身冷酷的真理。它代表一种勇敢的尝试,去试图解决直到今日还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他失败了,那我们比他做的又能好得了多少?

关于伊壁鸠鲁对死亡的态度,可以说,他没有什么柔软的心肠。他的完整唯物主义态度不容许任何形式长生的存在。身体显然是死了并且腐烂了。按照伊壁鸠鲁的原则,我们称之为灵魂或精神是由特别精细的原子组成的,它们接受并感觉信号并把身体的自觉与感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原子仍然是物质的,在死亡的时候和我们的其他东西一起都分散了:灵魂一方面可以视为聚集在胸部的原子,胸是思想和感情的所在地;另一方面,一个感觉受体和传递体的网络分布在全身。灵魂从来就不是非体质的任何一种形式——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所想象的那样——它在临死时离开了身体的坟

墓,仍然可以独立地存在。伊壁鸠鲁的精神可能具有我们称之为灵魂的外观——自身意识、意志、快乐等,但不能离开躯体,并且既能接受而又可传授给所发生的事情,如生病、醉酒等。正如提琴的音乐,当弓弦遭到损伤,音乐就停止了。但是再一次说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学说是超过了把它作为仅仅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的陈述来对待。本书第三诗篇最后一长段是一个反对害怕死亡的拖长了的修辞学上的讽刺。卢克莱修旨在用他的诗去掉恐怖,不再灌输新而无处不存在的恐怖,他认为它们既无基础又无益处。

伊壁鸠鲁主义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它的感觉理论,它似乎是把自己卷入自相矛盾之中。唯物主义的哲学主张世界上的万物是由物质组成的,除了真空的空白以外,不能存在非物质的东西。现在假若那是真实的话,我们一切的感觉就必定是由于某种物质的原因所产生某种物质的效果:因此一切的感觉在某种意义讲是真实的,甚至那些无任何外界明显刺激而想象出来的感觉。伊壁鸠鲁比这还更进一步地去辩论,一切的感觉都是真实的,这就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诸如桨在水面以下看起来是折断的,或方塔从远处看是圆的(4. 242—9, 4. 194—9),有些死人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睡眠。这似乎和我们不能不死的说法是彼此矛盾的。伊壁鸠鲁能对它同时有两种说法吗?他能够既坚持死者的(形象)是由真的死人真的原子构造成的,但也认为这些死人已不以人的形象存在吗?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来考察一下伊壁鸠鲁对感觉的机制所作的解释。

“感触,并且只有感触(被人称之为神圣)是我们一切躯体感觉的本质。”(2. 221—4)所有的感觉是由于察觉的物体和察觉者感觉器官的接触而产生的。声音进入耳内使鼓膜振动,从而刺激了“灵魂”。表面上的原子可以从物体的表面上散发,并进入到鼻腔或者与感触的皮肤建立直接的接触或舌的辨味。到此为止都好,但视力又是怎么回事呢?伊壁鸠鲁提出,原子是不停地离开一切物体表面,离开时带走了完整连续的图像或存着物体大小和形状的薄膜。当一个物体的膜进入眼内,接触了视觉器官,刺激了“灵魂”,所以我们才看得见它。这些器官只是感觉刺激的接受器,但没有能力去解释评估它们所接受的信息:这就留给“灵魂”——我们称之为思想——但它的评估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也无法责怪感觉器官的可靠性。上面的两个矛盾例子就

是感觉出了问题：弯折的桨只是表面上是弯折的，思想接受了多个影像（水的、桨的），这当然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和个别的解释。但死人的鬼魂或者真的是死者原子的残余在活的时候就放出来并仍在飞来飞去，或者他们是活者的影像而脑筋把它们误认为是和他们相像的死者。

本书的第四诗篇开始看起来好像只是反对灵魂的死亡后并装成鬼的模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卢克莱修很快就要远远超越这个有限的行动限制。”这个敌人不久就将成为怀疑主义者而不是唯灵论者。怀疑主义者拒绝接受那些看起来不可靠的自我感觉经历，诸如梦幻、幻觉、视错觉等。知识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肯定，不管这种经验的证明当时是如何的有说服力。第欧根尼(Diogenes)在他的《皮洛的一生》(*Life of Pyrrho*, 9. 62)一书中报导了伟大的怀疑主义者皮洛(Pyrrho)“面对着一切的危险——交通，绝壁，狗等等”——只能被怀疑较少的朋友相救。原子论者的传统插入了怀疑主义——德漠克利特主张“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KRS fr. 117, 410—11)，而伊壁鸠鲁自己的老师 Nausiphanes 成为怀疑主义者(Diogenes Laertius 9. 64, Rist p. 4)。这种思想家及导师就是我们所知的诡辩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在哲学各方面推行他的主张，如认识论、神学及伦理学等，甚至以皮塔内(Pitane)的阿凯西劳斯(Arcesilaus)为首时，把柏拉图学院(the Academy of Plato)变为了怀疑主义学院。怀疑主义最伟大的论述最初是以 Aenesidemus 为首的。大概是他创始了著名的怀疑论十种方式——然后是 Sextus Empiricus，他们的著作是古代怀疑主义主要的陈述。[参见安纳斯(Annas)和巴恩斯(Barnes), *The Modes of Scepticism passim.*]

关于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矛盾，现举一例来说明。如果照伊壁鸠鲁主义的说法，一切的感觉都是物质的原子来决定，那么同样的感觉就可以产生可以预言的同样的结果，就像高温总是可以将水煮沸，将冰融化。那为什么同样的食物对一个人就感觉很好吃，而另一个人就觉得发苦发酸呢？为什么塔由此地看是圆的，但从别处看就是方的呢？我们没有理由同意 1 而不同意 2。因此去决定到底食物真是酸的或塔真是方的就不可能了。在此情形下，伊壁鸠鲁主义者对后一个例子的解释就是思维错误地解释了眼睛所看到的正确信息。对前

者的解释是,在不同的味觉器官中一定有原子的区别——正如不同的种属对同一食物表现出强烈不同的反应(4. 353—72)。至于对突转,伊壁鸠鲁主义者像是从多种明显的感觉经验着手,想去解释各种现象但同时又不能使原子论本身失去价值。诗人卢克莱修当然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说明思想对理解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我们的感觉之无理性正如相机一样,但思想有这种能力去解释,去理解,去怀疑各种现象所表现的界限——没有一个人能比诗人做得这样好。

神的幻象值得分开来议论。在古代通常把伊壁鸠鲁看作是一位无神论者[西塞罗(Cicero), *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 2. 75—6]。卢克莱修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强烈反对愚蠢的或过激的宗教祭祀(如人祭, 1. 45—57)的一位战士。伊壁鸠鲁创造出一种精巧的神学,认为神祇是公平的(这在大众的想象中很容易把他当作无神论者)。他是说过反对“大众”愚蠢的信仰(*Letter to Menoeceus*, 123—4)。神祇的存在,他似乎提到过,住在“世界之间的空间”。他们的原子的躯体是不死的,正和组成它们的原子相像。一切的原子都是永存的,但它们是唯一原子复合物的一个例子,它们自身经常再生,因此不随年老和死亡而分解。但伊壁鸠鲁主义对于许多事物的伦理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对此,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对个人或公开的宗教实践表示的态度是非正统的。一方面,他们都反对恐惧的愤怒,反对神灵们掷下雷电,通过灭绝生育来责罚人们,并要求人祭来乞求风雨等这些做法(6. 218—45, 4. 710—19, 1. 45—57)。相反,伊壁鸠鲁的神是满足和安祥的理想,从定义上讲是不受人类那些小事的问题的干扰的。其论证如下:

神从其定义上的理解是过着一种安祥的生活,
如果他们干预我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得安祥。
所以他们不能为我们操心。

住在奥林匹斯(Olympus)山的似人的神,彼此相爱相亲,用人类的矛盾作为娱乐,是和卢克莱修所乞求的那种安宁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神的尊严和安宁的住所,永不受暴风而动摇,也不受云雨的侵淋,也不受白雪的凝固而遭到损伤。他们以无云的以太为幕,欢笑之声四处弥漫。他们的一切需要都由自然供给,任何时候他